

乡情

吕成民

早晨六点,天已放亮,赶紧起床,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。

单位地处乡村,院子背后就是农田,沿着小路一直往上走,一块块的麦田层层叠叠,一股清新的麦香扑面而来。好香,还是儿时那熟悉的味道。

走着走着,看见一位老大爷在地头蹲着。“大爷,看麦呀?”我近前搭话。

“麦快熟了,没事来看看,现在一天一个样。”大爷抬头看我,“今年天太旱,这坡地麦浇不上水,只能靠天吃饭,好在入了保险。下来看看秋能不能种好。”大爷已经在为秋种做准备了。

我问他这把年纪为何还种地,他望着麦地,像是看着自己的孩子一般,慢悠悠地说:“种一年算一年,种不动了再说,干着总比闲了强。”这熟悉的话语,瞬间将我拉回到了几十年前。

小时候,麦熟时节,外公也是这样每天都要到地里去转一转、看一看,也是说着同样的话,回来时还不忘割上一筐草。那条小路一走就是几十年,年年种麦、年年收麦,年年希望、年年收获,年复一年……那时,割麦全是人工,每人一把镰刀、一顶草帽,地头放一壶凉开水、一袋馍馍、几个洋葱,便是全家人的早饭了。

感悟

车丽娜

中考越来越近,教室里满是紧张的气息。听不完的复习课,刷不尽的综合题,改不完的小错误,背不停的古诗文……忙碌,单调,时时搓磨着少年的朝气。每每下课,孩子们趴倒一片,仿佛霜打的茄子……

昨天活动时间,我本打算提前进教室,但看着远处正在左突右冲的篮球少年,便驻足停留,那是好不容易才挤出来的几分钟自由,就尽情享受吧。预备铃响,几个少年抓起校服,抱起篮球,风一般地跑向教室,还不忘向我道一声“老师好”。我接受着他们的问候,仿佛被青春撞了满怀——飞扬的发丝、清澈的眼神、矫健的身姿、单纯的念想……着实令人羡慕。

走进教室,我就着当下的感慨,说起“青春”的话题,学生们的“抱怨”像泄了闸的洪水滔滔不绝:青春是没日

真情

郭澄

又一年端午将临,这几天,街上绣香包的大娘大妈很多,空气中流淌着浓浓的香草味。我没在街上买过香包,可每条裤子上佩戴的,都是岳母亲手绣的香包。起因还要从多年前的一件意外事件说起。

那时,每年3月中旬,电业系统要对全县电路设备进行一次春检。我负责影院办公室工作,中午吃完饭,电业局两位师傅在检查变压器。我发现影院南墙上有个闲置的电瓷葫芦,想着为单位省些费用,便说拆卸下来,交给劳服公司。一个师傅说:“只有两块钱,卸了没什么意思。”我说:“你们忙,我闲着也是闲着,干脆,我给咱上去卸。”谁知在我爬梯子上去时,意外发

麦子熟了

麦熟一响,割麦天那是真的热,所以,割麦得起早。天刚蒙蒙亮,趁着凉快,村里的老老少少全都涌入麦地。放眼望去,地里头尽是弯腰挥镰的身影,不时,传来村民的吆喝声,便停下镰刀,直起腰来,呼应一番,也算是稍作休息了。

割麦,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地畛长的,半天割不到头。看着外公跟舅舅、姪姪挥舞着镰刀,刷刷地一直往前,自己在后面怎么追也追不上,就有些灰心,越割越觉得累,汗水滴答滴答往下流,不时流到眼里,视线都有些模糊了。慢慢地,胳膊感觉都快抬不起来,眼巴巴地等着别人在前面接自己一下。好不容易到了地头,赶紧坐下歇歇,喝点水、吃点馍,感觉好幸福!

跟外公说腰酸得不行,外公笑眯眯地看着我,满是爱怜,“小娃家哪有腰啊?割不动就歇歇,割多少算多少”。也是我年纪小,没有把我当作一个劳力,充其量就是凑个数,给大人们递个水、拉拉绳、跑跑腿。

割麦子只是收麦的第一步,更多更累的活还在后头。虎口夺食,那是一点也不假,怕下雨,每天下午都必须把麦子拉回来,积到麦场上。大家还会很默契地拾麦穗,“粒粒皆辛苦”在乡亲们这里一点也不夸张!

少年心

没夜的跑步蛙跳、青春是没完没了的絮絮叨叨、青春是总也写不完的作业、青春是始终睡不够的觉……我便习以为常地告诉他们:理解你们的心情,老师也是这样过来的。

忽有学生问我:“老师,你们的学生时代和我们的学生时代哪个更累?”

许多事情就是这样,一旦回忆总有别样滋味。我的初中生涯,还是比较快乐。一下课,便有几个男生,打开录音机,放入磁带,播放起当时流行的音乐,一起哼唱……女生几乎人手一本,上面花花绿绿写满了缠缠绵绵的歌词,我的词语积累也是在这些曲词中“不合时宜”地丰富起来。

那时候印刷不便,老师要补充一些题时,总要手写印刷,乌黑黑的手写题,只能靠蓝色笔作答才有区分度,所以手指间便总少不了蓝色油墨;题量少时便抄到黑板上,我的板书不错,于是便摆脱不了抄两遍的命运……艺术

香包情长

生,从高处坠落,当场昏迷。醒来时,已躺在医院,听人说了才知,自己因脑出血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。生命垂危时,还惊动了好多人。母亲早年丧夫,作为长子的我发生意外,孙子孙女都还不到十岁,怎么也不能让她知道此事,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所幸,她当时正在河津铝业大舅处,直到脱离危险,才让她知道。当时,多亏岳父主持大局,家人和同事全力相助,从外地请来专家进行手术,我才得以转危为安。做了手术,十天左右清醒过来,虽然暂时失去了记忆,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慢慢得到了恢复。

出院不久,正逢端午节,岳母送来了一个绣工精巧的香包,里面装有朱砂、香草等。从那以后,逢年过节,甚至不定时,她总给我绣荷包,让我系在

晾晒、碾场、起场、扬麦,每一步都藏着学问。早上把积的麦子一捆一捆地散开,架起来,下午赶紧找拖拉机来碾。拖拉机可是很抢手,一家一家排得满满的,谁都希望自己的麦子早早地碾完,好早早地起场。等拖拉机拉着碌碡,一圈又一圈碾完,麦子终于平展展地铺了一场院,这时就可以起场了。

起场也是一个技术活,用木杈把麦子一层一层地挑起来,抖一抖,再把麦子全挑出去,积成一个麦垛。大家一起一圈一圈地挑,场院上人也多,说说笑笑,煞是热闹。

起场完,地上全剩下麦粒和麦壳,最后,就是扬麦或是扇麦。这个时候,大家就是“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”。有扇车的,电闸一开,把麦子扬到扇车上的簸箕里,很快就扇完了。没有扇车的,就只能自己扬了,还得看有没有风。不过,村民们也都习惯了,没风的时候,就坐地上,聊聊家常。有风了,木锨扬起的麦子,在空中划出一道道漂亮的弧线,慢慢飘落在地,村民脸上满是收获的喜悦。

日月如梭,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。现在的人们,已不再为割麦发愁,种地已然机械化,各种农机应有尽有。不变的是那心底拿着镰刀割麦的情怀,是那刻印在骨子里的乡音袅袅……

往事

我家老宅位于峨嵋岭上、小巖山下一个偏僻的农村巷头,坐北向南。院子旁有个小园子,园子前部有间土木结构的破屋,屋子中间安放有一座圆形的石磨。这里曾是村民磨面的地方,那磨套里拉磨的驴蹄声和石磨转动声,至今仍不时在耳边回响。磨坊后,有棵古老的胭脂杏树;离杏树不远的西墙角,还有一个红薯窖,以前生产队分的红薯就储存在里面。

这棵杏树不知植于何年,也不知是谁所载。只记得树干粗壮,小时候的我常伸开双臂试图拥抱,却怎么也抱不住。它枝干稠密,树冠如伞,树皮上一道道犹如鱼鳞的裂痕,恰似农民久经劳作的手掌。小时候常听奶奶讲,“杏儿自古有幸福之意”,村里家家户户都会在房前屋后栽种几株,取其家有“杏”福之谐音。

“竹外桃花三两枝,春江水暖鸭先知。”其实在家乡,最早感知春天来临的应属杏树,有道是:“杏花谢,桃花开,谁跟梨花叫姐姐。”阳春三月,蛰伏一冬的杏树,仿佛耐不住春雨的呼唤、春光的抚慰,昨日还朵朵艳红、含苞待放的花蕾,今日便是挤挤挨挨、热烈盛开的花朵,一簇簇、一串串,千姿百态竞相绽放在枝头。此时的杏花褪去了昨日的艳红,花瓣伸展开来,宛若一个个静美的仙子,一身素白淡妆,高贵典雅地迎风而开。杏花一开,老宅便热闹了起来。一缕缕清香随风缭绕,小蜜蜂结伴嗡嗡飞来,鸟儿也不时在枝间雀跃。这满树杏花朵朵绽放,妩媚妖娆、绚丽多姿,将平日寂寞幽暗的小院装扮得光彩亮丽。正如宋代诗人杨万里所写:“道白非真白,言红不若红。请君红白外,别眼看天工。”

半月之后,杏花落尽,绿叶繁茂,一颗颗生涩的杏儿日渐长大。圆圆的果实

老宅的胭脂杏

近年来,随着农村产业结构调整,杏树栽植面积逐年扩大,品种日益丰富,它已成为家乡人民致富的“摇钱树”“聚宝盆”。我爱家乡的黄土地,我爱老宅的胭脂杏。

一晃二十多年过去,我已儿婚女嫁,荣升为爷爷,可裤子上的香包从未间断。我的母亲和丈人勤劳的爷爷、朴实的奶奶、豪爽的岳父已作古多年,家里只剩下岳母这个唯一的老人。可年近八十岁的她,每年还是按时给我们绣香包。

值此端午,衷心祝福老人家身体安康、福寿绵长,让我辈永远保持着儿女的身份。愿这饱含深情的香包,继续在岁月里飘香,让我们每次回家进门,都能笑着唤一声“妈”。

往事

老宅的胭脂杏

我家老宅位于峨嵋岭上、小巖山下一个偏僻的农村巷头,坐北向南。院子旁有个小园子,园子前部有间土木结构的破屋,屋子中间安放有一座圆形的石磨。这里曾是村民磨面的地方,那磨套里拉磨的驴蹄声和石磨转动声,至今仍不时在耳边回响。磨坊后,有棵古老的胭脂杏树;离杏树不远的西墙角,还有一个红薯窖,以前生产队分的红薯就储存在里面。

这棵杏树不知植于何年,也不知是谁所载。只记得树干粗壮,小时候的我常伸开双臂试图拥抱,却怎么也抱不住。它枝干稠密,树冠如伞,树皮上一道道犹如鱼鳞的裂痕,恰似农民久经劳作的手掌。小时候常听奶奶讲,“杏儿自古有幸福之意”,村里家家户户都会在房前屋后栽种几株,取其家有“杏”福之谐音。

“竹外桃花三两枝,春江水暖鸭先知。”其实在家乡,最早感知春天来临的应属杏树,有道是:“杏花谢,桃花开,谁跟梨花叫姐姐。”阳春三月,蛰伏一冬的杏树,仿佛耐不住春雨的呼唤、春光的抚慰,昨日还朵朵艳红、含苞待放的花蕾,今日便是挤挤挨挨、热烈盛开的花朵,一簇簇、一串串,千姿百态竞相绽放在枝头。此时的杏花褪去了昨日的艳红,花瓣伸展开来,宛若一个个静美的仙子,一身素白淡妆,高贵典雅地迎风而开。杏花一开,老宅便热闹了起来。一缕缕清香随风缭绕,小蜜蜂结伴嗡嗡飞来,鸟儿也不时在枝间雀跃。这满树杏花朵朵绽放,妩媚妖娆、绚丽多姿,将平日寂寞幽暗的小院装扮得光彩亮丽。正如宋代诗人杨万里所写:“道白非真白,言红不若红。请君红白外,别眼看天工。”

半月之后,杏花落尽,绿叶繁茂,一颗颗生涩的杏儿日渐长大。圆圆的果实